

國 郵
台 北 垂 字
雜

(無法招)

 明愛 天主教 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字第100九號 台北雜字第320七號 執照登為雜誌文寄 教宗方濟各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 世界和平日文告
三七五 中華民國 一〇六年四月

今年的文告是世界和平日的第五十篇文告。在第一篇文告中，真福教宗保祿六世非常明確地對所有人發言，而不是只對天主教徒。「和平是人類進

1. 值此新年伊始，我衷心盼望全世界的人民和民族、各國領袖和政府、各宗教、民間和社團領袖都能享有和平。我但願每個人，不論男女老少，都享有和平；我祈求每一個人都能像天主肖像能讓我們彼此尊重彼此，讓我們彼此在衝突的情況下，讓我們尊重彼此「最深的尊嚴」（註一），使積極非暴力行動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

步的唯一方向，而不是野心勃勃的愛國主義所造成的緊張，不是暴力的征服，也不是壓迫，來藉此維護一個虛假的政治制度。」他警告大家，相信「國際衝突不能靠理性的方法，也就是不能靠以法律、正義和公正為基礎的談判來解決，只能靠威脅和屠殺的武力來解決的危險。保祿六世引用他的前任，聖若望廿三世在《和平於世》通諭中讚揚說：「對和平的愛及認知應以真理、正義、自由與愛為基礎」（註二）。在這五十年間，這段話完全沒失去它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在這個時刻，我願對「以

非暴力：一種締造「和平」的政治風格

教宗方濟各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

世界和平日文告



台北雜字第320七號
 執照登為雜誌文寄
 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字第100九號



天主教

發行所：財團法人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
 發行人：黃兆明主教
 地址：台北市100中山北路一段二號
 九樓九二〇室
 電話：(02)2388-1240
 撥：財團法人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
 號：一九一四三七〇一

非暴力作為締造和平」的政治風格加以省思。我祈求天主幫助所有人在最內在的思想和價值觀上培養非暴力的態度。願仁愛與非暴力主導我們對待彼此的方式，不論是個人或在團體中或是在國際事務上。當暴力行為的受害者能夠抗拒誘惑，不加報復時，他們就成為以非暴力締造和平的最可靠的推動者。在地方上、在最平常的情況中，以及在國際秩序中，願非暴力成為我們的決定、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以及我們的行動，而且更要成為各種政治行為的特徵。

2. 上一個世紀，曾受到兩次嚴重世界大戰的摧殘、核子戰爭的威脅，還有許許多其他的衝突，而今天，令人傷感的是，我們正面對一個可怕的、時斷時續的世界戰爭。我們不容易知道，比起過去，現今世界上暴力的程度是否更嚴重，也不知道現代的傳播方式及更大的流動性，是否令我們更覺察到暴力的存在，還是說，反而讓我們對它更習以為常了？

不論如何，我們知道這種時斷時續的暴力，這種不同種類不同程度的暴力，引起了很大的苦難：在各個國家及各洲的戰爭，恐怖主義、有組織的犯罪、事先難以預料的暴力攻擊、移民受到的虐待、人口販賣集團下的受害者，以及對環境的破壞。這會把我們帶向何處呢？暴力能達成任何有永恒價值的目標嗎？或者它只會帶我們陷入報復，以及一連串致命的戰爭衝突，到最後，只造就了少數的「軍閥」？

暴力並非治癒這破碎世界的良方。以暴制暴，充其量也只能讓人被迫移民，並遭受巨大的痛苦，因為大量的資源被用於軍事目的，卻讓年輕人、許多困苦的家庭、年長、體弱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最糟的是，它會導致許多人的死亡——身體的以及心靈的——即使並非所有人。喜訊

3. 耶穌自己也曾生活在暴力的時代。然而祂教導我們，暴力與和平交戰的實際戰場是在人的心裡；因為「惡念是從裡面，從人心裡出來的」（谷七21）。但是基督的訊息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極為正面的做法。祂不斷宣講天主對我們無條件的愛，這愛接納人、寬恕人。

祂教導門徒要愛他們的敵人（參瑪五44）、要把另一面臉頰也轉給他們（參瑪五39）。當祂阻止別人向那位犯姦淫被捉住的婦人投擲石塊時（參若八11），以及在祂離世的前一天晚上，告訴伯多祿把劍放回原處時（參瑪廿六52），耶穌已經標示了一條非暴力的途徑了。祂走在這條路上，直到終點，直到十字架前；藉著十字架，祂成為我們的和平，也終止了仇恨（參弗二14—16）。凡是接受耶穌喜訊的人，就能夠承認自己內心的暴力，也就能被天主的仁慈所治癒，而成為和好的工具。用亞西西的聖方濟的話來說，就是：「當你以你的口宣布和平時，務必確定你自己心中有更大的平安」。（註三）

今天，要做耶穌真正的門徒，也必須接受耶穌對於非暴力的教導。正如我的前任本篤十六世所說，那教導「合乎實際，因為它考量到世界上有太多暴力、太多不正義，因此除非有更多的愛及更多的善，無法克服這情況。這種『更多』來自天主（註四）」。他接著強調：「對基督徒來說，非暴力不僅僅是戰術上的行為，更是一種為人處世的方式，是一個人深信天主的愛及能力，因此能夠毫不懼怕地，只以愛和真理來對付邪惡。愛自己的仇人，就是那些未出生、被遺棄的人（參路六27）的誠命，「正可構成了『基督徒革命』的核心」（註五）。福音中，愛自己仇視為基督徒非暴力的大憲章。它並不在於向邪惡屈服……而在於以善勝惡（參羅十二17—21），因而打破不公義的鎖鍊」。（註六）

比暴力更強大

4. 有時人們會認為非暴力即是順服、不參與以及消極被動的意思，其實並非如此。德蕾莎姆姆於一九七九年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就明確地傳達了她自己的積極非暴力的訊息：「我認為家庭裡不需要鎗彈，以摧毀或帶來和平——只須聚在一起，彼此相愛……就能克服世上的一切罪惡（註七）」。因為武力是一種假象。「當武器販子在販賣武器時，那些可憐的締造和平的人，則在奉獻生命去幫助一個人，然後是另一个人，接著又是另一个人，對於這些締造和平的人來說，德蕾莎姆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徵性人物，是一個標記」（註八）。去年九月，我以極其喜悅的心情宣布她為聖人。

我讚揚她隨時樂於幫助任何一個人，透過她對人類生命的照顧那些虛弱、被遺棄在街頭等死的人，在他們身上看到天主所賦予的尊嚴，她讓世上所有權有勢的人聽到她的呼籲，而在他們所製造的貧窮面前承認自己的罪行——是的，那是罪行！（註九）為了回應這一點，她的使命——而她代表成千、甚至數百萬人士——就是伸出觸角，觸及那些受苦的人，以無比的奉獻精神，觸摸並包紮每一個受傷的身體，癒合每一個破碎的生命。

以決斷和一貫的態度力行非暴力，已產生了可觀的成果。聖雄甘地、汗·阿卜杜勒·加法爾·汗（Khan Abdul Ghaffar Khan），以及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對抗種族歧視的成就，世人永不會忘記。婦女更常常是非暴力的領袖，例如萊伊曼·古博微（Leymah Gbowee）以及成千的賴比瑞亞婦女，她們組織了和平祈禱及非暴力的抗議行動，最後終於能與高層和平談話，因而終止了賴比瑞亞的第二次內戰。

我們也不能忘記，歐洲共產政權被推翻的那多事的十年。基督信仰團體不斷的祈禱和勇敢的行動，對此貢獻良多。最有影響力的是聖若望保祿二世在任時的訓導。我的這位前任，在他一九九一年發表的《一百週年》通諭中，省思一九八九年發生的種種事件時，強調「人民、國家和政府以和平抗爭的方式，只使用真理和正義為武器」，就使人民的生命有了重大的改變（註一〇）。和平的政權轉移，一部分原因也在於「人民致力於非暴力，他們始終拒絕武力，同時一次又一次地找到有效的方法為真理作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接著說：「願人們學到不使用暴力而為正義奮鬥，無論是在國家內部或國際的紛爭裡，都能把階級鬥爭摒之於門外」。（註一一）

教會在許多國家都參與以非暴力策略建立和平的行動，甚至要求最暴力的黨派齊心協力建立一種正義與持久的和平。為不正義和暴力的受害者所付出的努力，並不只是天主教會專有的產業，也是許多宗教的固有傳統，這些傳統認為同情憐憫與非暴力，是生活方式中的重要指標」（註一二）。我要堅決地強調「沒有那一

個宗教是暴力份子」（註一三）。暴力褻瀆上主的聖名（註一四）。讓我們不厭倦地重覆這段話：「上主的名不能用來為暴力辯護。只有和平是神聖的。只有和平是神聖的，而戰爭卻不是！」（註一五）

非暴力政治始於家庭

5. 如果暴力的根源在人類心中，那麼非暴力應該首先在家庭中實行。這是我去年三月頒布的《愛的喜樂》勸諭其中所描述的喜樂。這份勸諭是教會對於婚姻和家庭經過兩年省思後的結果。家庭是不可或缺的熔爐，在這熔爐裡，夫婦、父母子女、弟兄姊妹，都學習著彼此溝通，互相關懷，在其中所產生的磨擦甚至衝突，都必須經由交談、尊重、關心對方、仁慈和寬恕等等來化解，而不是經由武力（註一六）。愛的喜樂能夠經由家庭內流洩到世界上，照亮整個社會（註一七）。關於友愛的倫理和個人及民族之間和平共處的倫理，不能建立在恐懼、暴力和封閉的心胸等等邏輯上，而是建立在責任感、尊重和真誠的交談。因此我請求解除武裝，禁止並廢除核武：核武的鎮懾力量，以及必定會造成相互毀滅的威

脅，無法為這樣的倫理奠立根基（註一八）。我也以同樣急迫的心情，懇求停止家庭暴力，以及對婦女和兒童的虐待。

十一月才結束的慈悲禧年，鼓勵了我們每一個人，洞察自己內心的深處，並讓天主的慈悲進入。慈悲禧年教導我們明白，有多少的個人和社會群體遭到各種形式的冷漠，以及不公義和暴力對待。他們也是我們「家庭」的成員，他們也是我們的弟兄姊妹。非暴力政治必須始於家庭，然後擴展到全人類大家庭。「里修聖女小德蘭邀請我們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踏上愛的途徑——不要錯過一句良言、一個微笑，以及任何一個小動作所能表達的平安和友善。整體的生態學也是日常生活中小動作交織而成，能打破暴力、剝削和自私的邏輯。」（註一九）

6. 透過積極非暴力來建立和平，可以補足教會持續藉著以道德準則來限制使用武力這方面的努力；教會參與國際組織的工作，也有許多基督徒參與起草適當的法律，以期對建立和平有所貢獻。耶穌的山中聖訓提供了一份締造和平的一

手冊」。真福八端（參瑪五3—10）讓我們看到一個可被稱為「有福、善良、可靠之人的肖像」。耶穌告訴我們，溫良的人、憐憫人的人、締造和平的人、都是有福的。

這也是政治和宗教領袖、國際組織負責人、企業和媒體主管人員的一項行動綱要和挑戰：執行相關的業務及所負的責任時，要實際應用真福八端的精神。以和平締造者的態度來建立社會、團體和企業，是一項挑戰。拒絕遺棄他人、破壞環境，或拒絕只求獲勝不計手段，那就是慈悲的表現。爲了做到這些，應該「甘心情願面對迎面而來的衝突，解決衝突，讓衝突成爲新進程這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註二〇）

行動上要以團結做爲創造歷史及在社會上建立友誼的一種方式。積極非暴力，可以向大家證明，團結合一確實比衝突更有力量，也更能產生效果。世界上萬物彼此都是相關連的（註二一）。分歧差異當然會造成摩擦。但讓我們以建設性和非暴力的態度面對，這樣，在衝突、緊張、對立的生活環境中能達致多元並賦予生命的合一

」，而保留了「對雙方有用和有效的一切」。（註二二）我保證教會會盡一切努力，透過積極和創造性的非暴力行動，來協助建立和平。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促進全人發展部」這個新的機構就要開始運作。這個部門會幫助教會以更有效的方法促進「正義、和平、關懷萬物等可貴的善」，同時關心「移民、貧困者、生病的人，以及被排擠、被邊緣化的人、遭監禁和失業者，還有軍事衝突、自然災害的受害者，以及各種形式的奴役和施虐」（註二三）。這樣的回應，不論是多麼微薄，每一個回應都有助於建立一個擺脫暴力的世界，這就是走向正義與和平的第一步。

結論

我依傳統，在十二月八日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節這天簽署這份文告。聖母瑪利亞是和平之後。她的兒子誕生時，天使歌頌天主的光榮，並希望善心的人們能在世享平安。（參路二

14）

「我們大家都得享和平。許多人日復一日地，藉著小小舉動建立和平；許多人在受苦，然而仍耐心地努力做締

註一〇：23 號。

註一一：同上。

註一二：對不同宗教的代表談話，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造和平的人。（註一四）」在這二〇一七年，願我們虔誠且積極地奉獻自己，驅除心中及語言行為中的暴力，成為非暴力的人民，並建立非暴力的團體，能關懷我們共同的家園。「如果我們在祈禱中轉向天主，那麼就沒有不可能的事。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和平的工匠。」（註二五）

教宗方濟各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發自梵蒂岡

註一：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228

註二：保祿六世，第一篇世界和平日文告，一九六八年一月。

註三：“The Legend of the Three Companions”，Fonti Francescane, No. 1469.

註四：本篤十六世，三繩經，110
○七年一月十八日。

註五：同上。

註六：同上。

註七：德蕾莎姆姆，諾貝爾和平獎致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

一日。

註八：默想：和平之路，瑪爾大之家小堂（Chapel of the Domus Sanctae Marthae），110—15

年十一月十九日。

註九：加爾各答的德蕾莎姆姆宣聖典禮講道，二〇一六年九月四日。

真心時刻——訪問塔格萊樞機主教

張莉敏譯

記者：塔格萊樞機主教，您身

為國際明愛會主席，到過全世

界許多不同的地方，看到許多

男女女和小孩面對的各種困

境，相較許多無國界組織，人

們分享一下，面對這些受害者

、窮困的人、甚至難民，教會

對於她的社會使命，與這些組

織有什麼區別？

樞機：安德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你看教會的活動，特別是像明愛會這樣的社會

人權組織或其他的隸屬機構，有些人會說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就像其他的非政府組織或人

權機構，我們有同樣的行動。

例如，餵飽飢餓者，給赤身露

體者衣服等等。但是，最終，我們服務的人也會感到有所不同。

即便是我們所服務的人都可以

感受到不同。但什麼是基督徒

的動力？其實簡單的說就是信

德，信德驅使我們去愛去分享

。在這種生活方式下，我們彼

此之間都是息息相關的。

記者：當然。

樞機：因為在這種觀念影響之

下，我們會去愛每一個人，即

使他不屬於我們的宗教團體。

而且是無條件的，我們會為你

服務，但我們不會問你的宗教

，你的國籍，你的背景等等，在信德的眼光下，我們看待鄰人、兄弟和姊妹。我們服務並不期待任何回報。我們也會期待你來加入我們。這不是不賄賂，也沒有所謂情感上的勒索。如果你不同意我們的條件，難道你就拿不到食物嗎？

會的。我們也要淨化我們的動機。因爲人性的部分弱點，會形成動機。但如果這動機沒有了信德與愛，那麼即便是被我們服務的人也會感到有所不同。

在今日世界中，當教會在執行她的社會使命時，她所要

對的改變是什麼？有許多的挑戰，來自人權主義者對倖存

和許多天災人禍的回應。現在我想到教會面臨的一個很大的

挑戰，即是照護群眾。我們無法接受人民長久以來一直處於

需要協助的緊急狀態。我們這

部分的幫助，只是縮短了這緊

急的階段。身爲一個有尊嚴

人類個體，他們應當在一個更

穩定的狀態下開始重建他們

的新生活。特別是難民的問題，

他們的情況愈來愈困難。當

國家不接受難民，而難民也

不能回到他們的家鄉，那麼他

們要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這

裡又有另一種形式對照護的挑

戰。就是教會如何在完成她的

社會使命時，能爲這些無聲者

發聲，使得這些政治團體，國際團體，能夠重新檢視他們的政策、意圖、以及和別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們非常希望這些引起極大人道主義危機的問題能夠直指它的根源。這並不簡單。

記者：當我們在政府和組織的社會使命又是什麼？

樞機：一般來說，政府和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歡迎教會參與社會活動。但我們必須說，有些政府疑心宗教團體，也表達出對教會社會使命的懷疑。但多半是對我們有信心的。聯合國和它的秘書長潘基文很肯定教會和明愛會的工作，甚至認為他們是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表率。所以，我們告訴自己，我們必須做得很好。

記者：從另一方面來說，你如何看待許多國家的社會使命，許多國家的政府高興的與教會一起去關懷它的窮人，包括人民的教育，以致於政府自身不需要去執行它對人民的義務。這種情況是道德的嗎？

樞機：這一點你必須要簡單的分清楚，援助貧窮將永遠是我們的責任。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對貧窮者的幫助，被機構甚至是政府所誤用。所以他們可以繼續樂觀地忽視貧窮者，

繼續利用我們的社會使命作為藉口，這是不同的。對我而言，我們不應該停止幫助窮困者，只因為我們的行動被其他的團體所誤用。我們必須面對政府和其他團體，告訴他們，你看這是個大問題，這個挑戰是壓倒性的，不是單一個團體能獨自解決的，教會無法承擔所有的責任，因為我們明白，即便是政府也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所以讓我們攜手合作，我們一直是夥伴關係，彼此合作，但是當我們注意到與合作的團體精神不一致時，我想，這是我們的責任，讓我們的合作者注意，我們是以貧困者之名，而不是爲了自己。我並沒有想過說，讓我們放棄貧困者，就讓政府來接手。如果政府不做呢？我想我們不應當去處罰貧困者；我們應當挑戰政府和他組織。

記者：所以，從另一個角度，您在明愛會的身份，是這個態度？

樞機：以我在菲律賓、以及過去兩年來的經驗，當商業團體主教去闡述教會的社會教義，他們說他們需要學習來自教會的智慧，我覺得很好，這是個好方法可以加強我們的夥伴關係。

記者：在已開發中的國家和經濟體，所擁有的並非總是物質事物上的缺乏，特別是家庭和個人被長工時和許多其他事物剝奪了彼此的時間，例如毒品和其他惡習。教會如何回應我們這個時代，因著科技和媒體媒介所帶來更多的問題？

樞機：是的，我知道。在教會社會訓導是基於聖經的眼光。我們的焦點永遠是人性個體，人的美善，當我們保持這個觀點，我們才能誠實謙遜地去評估正發生在人類身上的事；再來，我們檢視這所謂的發展模式。它們真的提升了人類個體的整體發展嗎？經常，我們發現人類的發展是被扁低的。如同你所說的，這些物質的組成來自我們所需的要素，食物、住所、教育，擁有這些東西，有足夠的錢，爲一個像樣體面的生活所需要的東西，但是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在這社會上被提供，但人類有個較深

關係。他們了解我們的根源，我們的願景，我們並非僅是一個平行的政府，我們並非僅是一個服務的組織。我們因著信德有動力。唯有信德所帶來的智慧，讓政府和無政府組織能歡迎、接受我們進入他們的系統。

記者：這是比較沒有威脅性的。

樞機：是的，沒有威脅性的。

記者：在已開發中的國家和經濟體，所擁有的並非總是物質事物上的缺乏，特別是家庭和個人被長工時和許多其他事物剝奪了彼此的時間，例如毒品和其他惡習。教會如何回應我們這個時代，因著科技和媒體媒介所帶來更多的問題？

樞機：是的，我知道。在教會社會訓導是基於聖經的眼光。我們的焦點永遠是人性個體，人的美善，當我們保持這個觀點，我們才能誠實謙遜地去評估正發生在人類身上的事；再來，我們檢視這所謂的發展模式。它們真的提升了人類個體的整體發展嗎？經常，我們發現人類的發展是被扁低的。如同你所說的，這些物質的組成來自我們所需的要素，食物、住所、教育，擁有這些東西，有足夠的錢，爲一個像樣體面的生活所需要的東西，但是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在這社會上被提供，但人類有個較深

記者：同時也彼此支持。

樞機：撒下種子，慢慢散播，改變更廣大的社會或文化。

記者：現在，當你與窮人一起工作時，若有人問你，在我們

的苦難中，天主在哪裡，您會如何回應？

樞機：有些問題問出口的，許多人問了，但並不期待你給出一個理性層面的答案。對我而言，最好的回應，就是在那裡，就是聆聽他們，而且我很高興他們正在尋找天主。許多時候，當我在窮人中聽到這個問題，我感謝他們。因為在他們的困乏中，他們可能會問我的下一餐在哪裡，我可以在哪裡賺更多的錢，但是他們卻問天主在哪裡。之後，我問我自己，我有多常去尋求天主？多常

記者：所以，他們也幫助您意識到您自己。

樞機：是的，即使我不能給出一個答案，但我是知道我正陪伴那些找尋天主的人。你注視著他們，聆聽他們，然後我說，你正在找尋天主嗎？天主就在你心中，天主與你同在。天主到底在哪裡？天主在飢餓時，在乾渴時，天主正召喚全世界不停的去愛，去張開他們的雙眼，看見你們是天主在我們內在的呈現。

記者：從您的觀點，閣下，從您所見，請給我們一個建議，社會使命範疇的需要？

樞機：我目前所看到的，或者

我所聽到的，都令人有所啓示。即使新加坡被嘲諷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國家之一，它的社會服務也僅是剛剛好而已。社會和政府試著提供，它所能夠提供的最好的生活品質給它的人民。而我受到的啟發是，教會的社會使命是誠實的，承認沒有任何系統是足夠好到可以消滅貧窮和社會弊病，這是很令人高興的，他們並沒有停留在抽象層面。明確的群體已被指出。我們需要將每個人放進大環境中，並將他們放在我們的思維中，我想，這是新加坡教會持續在做的，也是它對整個世界最偉大的貢獻。不單只是去討論數據，更重要的是重視每個人。一個低收入的工作者，一個想要賺比較多錢的母親，卻沒有辦法，因為她需要離家較近的工作，她有五個小孩需要照顧。我想如果這個故事能讓一個立法者有所感受，那麼新加坡教會和新加坡明愛就會指出了一個正確的途徑。

二〇一〇年寒假印度孟買團員心得
反省得多幸福，因為要求得少，
文／姜捷

長假期，可以輕鬆狂歡的漫遊，不是找奧修靈修大師冥想紓壓，而是去加爾各答德蕾莎姆姆的仁家之家作志工服務體驗，這位家喻戶曉的一九七九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創設了天主教仁愛傳教修女會，以她瘦小佝僂的身子，做出了偉大珍貴的貢獻，一九五二年在加爾各答歷經千辛萬苦成立了第一所「垂死之家」以後，她的謙卑與仁心感動了無數追隨者，至今，超過半世紀多的歲月，已在全世界五大洲一三〇個國家、總共建立了七一〇所的「仁愛之家」，收容貧病無依、年老垂死、啓智多障、孤兒棄嬰等最無助弱小的人，台灣也有兩所，分別在汐止與台南的德蘭園。

實際去了仁愛之家服務，才真切的體會德蕾莎姆姆所抱持的意念：「當我們擁有的越多，我們所能付出的就越少，貧窮是最好的禮物，因為貧窮讓我們自由。」這種自由讓我覺得生活在台灣實在太奢侈、太方便、太順心、太幸福了！這段行程，非常累，帶領我們作國際志工服務之旅的美化環境基金會執行長姜樂義老師就是要大家體驗貧窮，不住大旅館，不吃豪華美食，在種種不方便、太順心、太幸福了！這

樞機：這是值得去推廣與研習的。但是與貧困者真實相遇，面對面進入他們的住家，握著一個苦難母親的手，我想這將會幫助即便是一般的教友去擴展他們的視野。因為帶著人類情感的接觸，我們以一個兄弟或姊妹的身份看待他們，這樣的相遇，你也會在他們中間看見你自己，雙方之間的界線會被撕裂，瓦解，而你的心卻會更開闊。但這必須根植於真實的相遇，在你的祈禱中，你了見你自己的相遇，心的擴張。所以，靈修，祈禱和使命，它們是一體的。我希望新加坡教友能有更多的機會與貧困者接觸。當中有些人是隱藏不見的，但他們有些東西卻可以與我們分享，也會對我們有益。

記者：閣下，非常感謝您，在這簡短的時間內與我們分享，感動了許多新加坡人，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樞機：非常感謝。

便與不滿足中，一天比一天能體會自己所擁有的幸福，也深深了解要對陌生人付出愛與關懷，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但如果真做到了，心中的感動是不可言喻的激盪久久，反芻省思久久，幾乎每天都在感動中疲倦地沈沈睡去。

回到台灣，泡在久違了的熱水澡缸裡時，我的淚水竟不可控制的決堤，熱水吧！滿滿一缸的熱水吧！這在台灣如此平淡的事，能讓我感謝到不行，腦中走馬燈般不斷浮現的是簷廊下裹在單薄破布裡，露出來的一篷篷髒亂頭髮；十幾個孩童就著一個水龍頭，當街洗澡的搶水鏡頭；一位腳背受傷的女病患坐在洗池邊，被沖刷出上百隻肥蛆四處逃竄的震撼；一槽一槽的水要清洗所有衣服、床單、毛毯，水潭到不見底必須用長棍子去撈，才知道有沒有漏掉……；在台灣，真的太幸福了，回家，我用雙手洗衣服，用清衣水沖馬桶，留灌植栽……，不是刻意做環保節能，只是很自然的就不忍心再浪費，當然會多一點點不方便，但這一切，我做得很自在。

過清貧簡單的生活並不容

易動，然而，那只是付出關愛行動最低淺的基本功，不能適應貧窮，不能過沒有電視、手機、冷氣的生活，真的很難用最原始的方法，用手做每件事，在收容中心，彎下腰來，仔細注視一個人，為他包紮一個傷口，或是花很長的時間用心餵他吃一頓飯，而絲毫不覺得不耐煩；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志工，在學習如何用雙手做服務，學習感受知足常樂，學習棄絕奢華享樂，體會花時間做更有意義的事，用減法過日子，要求得少，會覺得好多事情實在太好了，太夠了，太滿足了；也在有了感恩情懷之後，才深深發現，一無所有，原來並沒有減損什麼，反而，常常對著藍天微笑，老天真的給我們太多太多了！

印度孟買垂死之家志工
服務體驗與學習行心得

宜君

印度孟買垂死之家志工服務體驗與學習行心得

宜君

工作近兩年，看著生離死別每天在生活中顯明的存在且反覆的上演，由一開始不安到受壓迫的轉不過氣來，而現在處之泰然的處理每件事，該說我變勇敢了，還是我讓自己的心淡漠了呢？每天緊湊的日子，略過日夜更換的風景，漸漸的心快枯萎死亡，忘了一開始滿懷熱情的我，如行屍走肉般的工作，這是我要的生活嗎？

不斷的自我質疑，加上周邊朋友分享自我夢想找尋的點滴，我決定再次檢視自己，努力回想當初選擇這條路的我，是憑著什麼支撐一個連打針都會怕的小女孩，去克服而選擇護理呢？許多疑問及困擾，在腦中浮起了一段電影畫面，有位修女由美麗修道院走向髒亂的難民街上，他雙手握著街上需要幫助的人，就算有人質疑他用石頭砸他，修女卻不會放開她的手去服伺需要他的人，每想起這個畫面，我的心總是如海濤擊向岩石般的澎湃，因爲這樣，我決定前往印度尋找回我的熱情。

站在印度國土上，看到除

是體驗當國際志工的行列，我們選擇到 ASDADAAN 服務，這機構為德蕾沙修女創立，主要服務被遺棄的孤兒、街上受傷的人、愛滋病患者……等。在女病房及男病房有一些受傷的人，因此需要協助更換傷口，而身為醫護背景的我，當然一馬當先往前跑囉！面對換傷口我不害怕，只是面對醫療落後及缺乏的印度，首先自己必須放下更換傷口的知識，然後使用機構所僅有的醫療物品給予換藥，換藥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位頭部受傷的男病人，打開傷口前先聞到腐臭的味道，接著出現一群蠕動的蛆蟲向我打招呼，霎那間，傻眼一秒後立即展現處變不驚專業的一面，但工作兩年多的我其實未曾遇見這般傷口，現今遇見只好盡一己之力努力夾蛆蟲，認真的處理傷口。這幾天的協助換藥過程中，由一開始只專注於處理傷口，到漸漸放下速度與受傷的人有些肢體互動後，發現他們真正需要的不是生理上照顧，是有人真正的去關心他們，因此，在每次換完傷口後走進房間最角落的地方，跟他們一同坐在地上聽著他們

訴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看著他們急於分享的心，我只能專注傾聽及點頭表示了解，就算我完全不了解他們想告訴我的事情是什麼，但真心的陪伴及同理心的相處，我想我們之間是沒有隔閡的。陪伴的過程中，突然有一天，他們接二連三的抱著我哭泣，且充滿感恩的態度親吻我的頭及手，我整個嚇到不知所措，不懂自己有什麼資格讓他們這樣對待我，滿懷疑惑的我面對他們熱情，發現自己漸漸放下心中困惑及心理上的潔癖，與他們一同擁抱與親吻。

在小孩房大部分都是身體有殘缺的孩童，記憶中最深刻的一位雙眼看不到且雙腳趾只剩大拇指的小不點，他總是默默躺在床上用雙手撥開眼睛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因此我抱起他訓練他嘗試用雙腳行走，小不點也順著我的引導往前走來，於行走過程他依舊一直努力的想張開眼睛往明亮的地方走去，當時與我同行的澳洲媽媽他看到此情形，他一直積極想幫這小孩重見天日，因此與機構修女討論後獨自帶小孩子就醫，事後澳洲媽媽與我們分享她覺得大家當志工是一件很

好的事情，然而短期志工發會受局限，不像長期志工可以深入機構去做一些行政流程方面或是機構制度上的改善，聽完她的分享真的有點衝動想留下來繼續當志工，且勉勵自己下次服務的時間應該加長。

終於要返回台灣，深吸一口印度的空氣，回想在這裡的生活點滴，可以確定的是我喜歡服務人群，不確定的是自己有沒有德雷莎修女般的智慧及包容一切的心，雖然很明確的答案是沒有，但既然喜歡服務人群就必須讓自己在服務的過程中去找尋，我想只要願意總會有成功的一天。

南蘇丹嚴重飢荒， 需要緊急糧食援助

截譯自國際明愛，二〇一七年二月廿二日

教宗方濟各緊急呼籲提供糧食援助給數百萬的南蘇丹人，因為他們「因飢餓而被判處死刑」。他的呼籲遵循聯合國在受災國宣布的飢荒，目前有二七五、〇〇〇名兒童嚴重營養不良，還有五百多萬人急需要食物和農業援助。

南蘇丹提供糧食援助，他說，「教宗呼籲所有有關人員向

由於嚴重的糧食危機，造成自相殘殺的衝突。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包括許多兒童都因飢餓而死亡。」

國際明愛秘書長米歇爾・

羅伊說，「國際明愛深感關切，這場飢荒是曠日持久的衝突和近四年來對人民的不可描述的暴力和虐待的直接後果。」

內戰，經濟崩潰和乾旱的殘酷結合使已經生活在邊緣的社區陷入困境。由於糧食的收穫不穩定，因此許多人在去年八月和九月都未能收穫，而四月即將到期的第二個種植季節現在也受到威脅。

英國明愛 CAFOD 的 Fergus Connell 對來自南蘇丹 Yirol 的英國電視頻道 ITV 表示：「最恐懼的情況已經發生，我們在瘦弱的孩子和受害人的穿著上明顯的看到飢餓的痕跡。」

即使有雨，明年種植的工作也維持不到六個月，正如 Fergus Connell 警告說，「除非負責耕種土地的婦女現在得到食物，否則她們到時將無力耕作。」

在二〇一年索馬里危機後的第一次官方飢荒宣言中，當廿五萬人死亡時，聯合國加入了南蘇丹政府宣佈在聯合州發生飢荒。這是在世界糧食計

劃署上週發布的警告之後，預計非洲在未來六個月可能會有二千萬人面臨飢荒。

愛爾蘭明愛機構 Trocaire

國際部主管 Sean Farrell 說：「食物來源極為缺乏，情況真的十分危急。如果世界各國不加以援助，許多人就會因此而死亡。」

南蘇丹明愛報告說，「當地迫切需要食物，水，住房和保護等基本服務，衛生條件也不良好。明愛和地方教會正在對當地社區以及每天到達的難民的需求作出回應。」

明愛還協助難民消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以及因過度擁擠和飢餓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例如大量孤兒的產生，受到性別暴力風險的婦女和受創傷影響的整個人口。建立和平的努力正在持續著。

自二〇一三年以來，南蘇丹幾乎不間斷的戰鬥給當地帶來了巨大的痛苦。

聯合國估計，自衝突開始以來，有超過三四〇萬人，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被迫離開家園。近二〇〇萬人流離失所——仍然在該國，但沒有他們的難民。——而其餘的是鄰國